

# 西夏文献版式设计中的小装饰

## The Small Decoration in the Layout of Xixia Document

王艳云

Wang Yanyun

内容摘要:西夏文献中,无论写本还是刻本,佛教经卷还是世俗的文籍,在页眉、页脚和行文空白处,都出现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小装饰,如塔幢、花瓶、水波纹、小沙弥、大雁、莲花以及众多不知名的花草,菱形、三角形、圆图形和箭头组合的其他几何图案等。探源这些小装饰的来源、意图和功用,无疑是对中国传统书籍设计以及西夏文献刻写和装饰艺术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西夏文献、小装饰、来源、意图、功用

### 一

中国书籍艺术源远流长,中古时期的唐宋书籍逐步在装帧、版式、插图与封面设计上日趋成熟。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存世的宋版书不仅稀少,宋以前的书籍遗存更是凤毛麟角。近些年随着英、法、俄等世界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献逐步公开,以及国内收藏的结集出版,西夏书籍遗存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在装帧方面涵盖了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形式,且为研究中古时期的写本和印本书籍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同时西夏书籍的版式、插图和封面设计,在继承唐宋形制的基础上还彰显出汉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融、发展与创新。此外,与当时的宋、辽、金不同,西夏书籍无论佛经还是世俗文献,在页面和行距间,还出现了大量具有明显装饰意味的小花饰,成为西夏书籍装饰与设计艺术又一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 二

西夏遗存的书籍就内容而言,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一是语言文字类,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五音切韵》等;二是历史法律类,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三是社会文学类,如蒙学读物《三才杂字》、民间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等;四是古籍译文类,包括原汉文典籍以及用西夏文翻译的《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六韬》等;五是佛教经典类,如《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文献,均揭示出西夏吸纳中原文化的广度和力度,折射出中原文化对西夏民族政权的影响,是研究西夏文化与

中原文化关系的有价值的资料。

这些遗存的西夏书籍主要有写本和刻印本两种形式,其中以刻印本居多,且印本字体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致,是中古时期的优秀刻印本的代表。但需要重点提出的是,与宋元时期严谨规整的书籍有所不同,遗存的西夏刻印本,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文献,多在字的行距间和页眉、页脚的空白处插入了众多的小装饰,类型大致有几何图案、植物花草图案、动物图案、宗教人物、法器符号等。其中几何图案有圆点、圆圈、三角、方块、十字、菱形、方孔钱纹、波浪线和不规则图形等;植物花卉图案有荷叶、荷花、梅花、菊花、喇叭花和不知名花卉、植物、果实等;动物图案有大雁、天鹅以及不知名的飞禽等;此外,还有坐佛、飞天、小沙弥、人偶、佛塔、莲座、六字真言、卐和法号等,有时汉传佛教的“卐”的符号和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作为装饰图案同时出现在同一页面中。

#### 1. 小装饰的表现手法

(1) 阳刻与阴刻相互结合。此种手法表现的小装饰有米字纹、十字纹等,其中在外形为菱形黑色阳刻底纹上,阴刻米字或十字纹。俄藏ⅪHB. NO. 158《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五(31-3)右侧的空白处就出现了大量这种装饰,特别是俄藏ⅪHB. NO. 2570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三中类似装饰比比皆是。此外,从米字纹、十字纹还演变出其它类型的装饰。

(2) 位置布局灵活多变。西夏书籍中的小装饰常出现在一段话的开头、中间或末尾,甚至是版面的页眉、页脚处,以及行文间的空白处,总之,位置经营灵活多变。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人

相中”一节的开头装饰有一个戴帽的小人偶,而在一佛经的末尾出现了正在行走的小沙弥形象。(图1)俄藏ⅪHB. NO. 176、178、180《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十一(49-22)中的页眉空白处,中间一上一下为两不知名的折枝花,花两边的飞鸟向上展翅欲飞。页面自然气息浓厚,与严肃的法律条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NHB. NO. 196、8084《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十五对开两页的空白处,一页上方为交颈的天鹅,另外一页上为对飞的天鹅,其中一个还口衔枝叶(图2)。

(3) 数量、样式自由。同一页面的西夏书籍中,小装饰的数量常多寡不一,形体大小不均,样式类型多种多样,展示出随意自由的风格特征。俄藏ⅪHB. NO. 114、118《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十二中左右对开两页的三处空白地方,分别刻飞鸟和两种不同的无名花卉。另外一对开页上,左边一页上端空白处刻有三个纵长的点菱形,右边一页两处装饰却是方孔形钱纹和花卉纹。特别是在ⅪHB. NO. 186、219、5451《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十三对开两页中空白处较大的一页上,竟然有七种各不相同的花卉图案装饰。(图3)

#### 2. 小装饰的作用

(1) 丰富美化界栏。西夏书籍的木刻本中还发现有图案装饰的栏线,最常见的是立柱状的栏线。立柱通常为黑底白边,顶部有一朵莲花或生出云团的莲花,莲花或位于立柱的中部或底部。此外,还用植物图案和飞天形象来装饰界格,界格上部为树枝状的拱形或者为华盖,华盖上有飘带垂下,界格下部还常饰有一朵莲花。有装饰图案的界格有时配以同样绚丽的装饰栏线,栏线四角也配有正方形的十字图案装饰。

\* 本文获得2010年北京  
市属高等院校人才强校  
研究项目支持。



1. 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
2.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3.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4.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5. 西夏文《佛说转女身经一卷》
6. 西夏《注清凉心要》

(2) 修正掩盖错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八(43-31)<sup>[2]</sup>中,为了掩盖经文抄写错的地方,先用纸张粘贴覆盖后,在上面绘制数个莲花串成一串的形象(图4),或者简单的竖条波浪线等,其中前者的情况出现的较多。

(3) 标注提示功能。在佛经和其它西夏文献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装饰即小圆圈,在西夏文辞书《文海》中,还起到了标注和提示的功能。《文海》全书首先是按照声调分成几个部分,而后在同一调内按韵排列,同一韵类的同音组最后一个字的下面标以小圆圈,没有同音的独字则不标小圆圈。<sup>[3]</sup>

(4) 衬托装饰题尾。俄藏VHB. NO. 210 西夏乾佑十八年新刊西夏文刻本字典《三才杂字》中,不仅题名为黑色长方块中阴刻,其上有莲花覆盖,其下有莲花托承。而且题名下方的空白处有黑色圆腹陶罐内插满花卉,陶罐口丝带缠绕,陶罐下花叶坠满地,整个版面为之生动而活跃。其它的如在西夏文刻印本《新集锦成对谚语》第二页书名的下面,也有西夏文献中常见的菱形和三角形的小花修饰。<sup>[4]</sup>

此外,在西夏文、汉文对照的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末尾专门留有一空白底页,底页中间位圆圈中装饰有单层的莲瓣,每个莲瓣中都分别刻有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六字真言之,莲瓣及圆圈外对应的位置是汉文的六字真言,且莲瓣中间是藏传佛教中常见的坐佛形象。

### 三

西夏书籍中的小花饰手法率意大

胆,风格自然清新,题材丰富多样,为西夏世俗和宗教文献增添了许多灵动活跃的气息。但这些小装饰花饰多出现在西夏文刊印的书籍中,西夏汉文刻本则相对较少,且同一时期的宋辽金书籍很少像西夏书籍一样,频繁出现如此之多这种小装饰。相关的专家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远东和中央亚细亚其他民族的书籍正文中很少见到的小花饰,西夏书籍中却广泛出现。……这种形状大概发端于十字图案,是佛教书籍中常用的符号。”<sup>[5]</sup>

翻检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出土的捺印“千佛像”中,每尊佛的头光两侧都装饰有五瓣形状的小花朵,1967年西安出土的唐代《陀罗尼经咒》的经文的四周装饰的法器中也插有四叶折枝花,1917年发现的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雕印的《宝篋印陀罗尼经》插图中的空白处有两叶折枝花外,也有了飞鸟的形象出现。其中两叶折枝花也出现在北宋雕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扉页画中的空白处。但延续至西夏,这些小装饰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唐宋以来以花卉装饰为主的小装饰逐渐演变出几何图形、人物、法器和符号等形象,如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TK8《佛说转女身经一卷》(54-1)卷首画中,释迦牟尼佛莲花座前经桌的帷幔上有六瓣点形状的梅花图案,经桌前地面的空白处有一排列如菱形的四个小黑点的图案。(图5)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TK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2-2)中的经桌幔上也有类似的图案。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TK98《大方广佛华严经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28-1)经首画中的毗卢遮那佛座下须弥座的上沿上装饰有箭头扁宽菱形花纹,此外经首画中地面的空白处皆绘有小花饰。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TK76《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经》(1-11)经首画中空白处有折枝花装饰。(图6)此外,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TK75(20-20)《文殊菩萨修行仪轨》中一页上印有硕大的六字真言中的“唵”。

其次,源自唐五代时期的佛经典籍中小装饰,发展至西夏时期被渴慕中原文化、积极进取的民族政权,大胆发展和运用在宗教典籍之外的世俗书籍中,且这些小装饰多出现在西夏文的文献中,而西夏汉文刻本则极少<sup>[6]</sup>,如夏汉对照的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民间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西夏文启蒙读物《三才杂字》等。

此外,出现在西夏典籍中的小装饰,有的还被运用在日常瓷器的装饰上,如甘肃武威南营公社晴嘴喇嘛湾出土的西夏时期的窖藏瓷器中,许多瓷碗在碗壁和碗底部,也有用小圆点组成的菱形图案等。

相对唐宋而言,西夏书籍中的小装饰形式、题材、布局和功能越来越灵活、丰富和完善,这无疑是西夏民族政权在传承吸纳中原汉文化中的大胆发展与创新。也正因如此,西夏书籍装饰与设计成为中国传统书籍设计中独具特色的民族篇章。

### 注释:

- [1] 史金波、(俄)孟列夫主编:《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6。
- [2]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北京编),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敦煌,2007。
- [3]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1985,第251页。
- [4]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3。
- [5] 李习文、景永时:“西夏的书籍业及其特点——《西夏书籍业》提要”(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2。
- [6] 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2004,第83页。